

敌后日记

下 册

第十三卷

思毅斋日记（一）

1946. 9. 10. —1946. 10. 22.

一九四六年

九月十日 星期二 晴、晚雨

今日废历中秋节。

昨夜小云发热、腿红。

晨起请秘书长写介绍信，找钱主任。旋抱云儿去，诊断结果，是流火。配药归，发现大腿亦肿、呼痛，再找钱，云要热敷。

按规定给予云儿药食。

阅昨自图书馆取回之杜登寿《社事本末》，摘要录之。

下午二时，冯部长来。前我编《江淮文化》，尽数篇。抄李、杨二公词毕。

四时许，同至一氓处晚饭。

阅沪报，褚民谊已枪决。谓苏北难民可还乡吃月饼，徐向前坐镇淮阴云云。

到边府各厅负责人、恽逸群等二桌。

天雨，移室内。

突淮安电话来，嘱明日将新华报社移完，敌情紧急云云。大家震惊。连电张、谭，均不在，仅知敌已出动南来云云。

当急布疏散。

我向东坡要船一只，孰知当夜所留六十余船，全为司令部要去邵伯载皮旅。

冯部长、方厅长等连夜返。

我去候消息，家来催。急归（时雨止），正在打退热针，盖钱已来两次云云。

针后我复至边府，已接到电，敌南进，我主力在东，恐抵不住，嘱急撤，预计敌可能直扑两淮云。

到大众医院，将情况转告钱，须张明日返自前线，可得详情云云。

归后检理，至十二时始寝。

决先移下乡，再转苍社，盖昨接张早函，知已为我在苍社找屋也。可恶是沈亮去而不回耳。

今日始知他要去五六天始返云。

九月十一日 星期三 雨

早起，小云热仍未退清。

到边府问情况，仅汪厅长一人在。李、张已于夜间到分局，无新情况。

至医院，访钱院长，为配数药：一为起泡，一为防疟，一消炎，共 4105 元。

归后，热稍减，然吵闹甚。函钱，约来治。嘱厚祥送去。

十一时，一氓嘱人来找。去边府，知情况，此间三日内恐有危险也。因我主力布东、而敌南向，南面我队伍极少，难以抵挡。大家决先离城。参议会将往山东。

向秘书长取证件，再取运输费二万元。

归后，知医未来，云仍闹，再去，理药未完结也。

往找车子，数次不遇赵组长。

不在时，钱医来，诊视无碍，盖在五时。

时我去找宋，函工会代雇佚子。急去东门工会，拒无有。复返托宋。归知医生已来看过矣，无碍。

午后，雨即晴。

飞机仍时来扰。

全上午隐隐有炮声。

外面人声嘈杂，历久不断，不知何事。

五时，袁硕派人来，得信。时大雨。

晚饭后，再访宋，暗黑。

雨止，往访一氓，告之。同往边府，为取五万元，并一吴吕专员函。一氓云二团必要时去鲁，文协嘱再北移，一部分动员去山东云云。

大雨，借帽归，归后雨止。

夜十二时出视，至出东门，一汽灯在，盖市民拆墙也。

访宋市长——经过哨线不少——已寝，唤起之，知已托市民商店代雇四乘。已十二时，未去。

归去后，至一时许始寝。

晚间包扎画幅等等。

午后快函毅儿告行，及以后通信处云。

九月十二日 星期四 晴

侵晨起，嘱厚祥至市民商店看佚。云商议半天，始允来讲价。急加整理。约七时，车到，说好一千三百元一部，仅得四车。乃将箱、床及行李先行。老奶奶跟去。约车返再接头，先付一千元。

一氓派人来找，急去。得知我形势转佳。七师、九旅已抵住。敌渐入我陷阱，保卫两淮，已渐有把握。

归找厚祥找洋车，偕希原、小云先去。

飞机来，掷弹扫射甚近，入洞避之。

厚祥许久始归——甚急——未找到车，只得变计晚间行矣（云前车遇到，可来）。继续检拾各件。

午十一时，至许处，谈一氓款事。至图书馆还艺海珠唇《社事本末》本，已包扎，取春雨楼丛书一部回。

途遇华青禾同志，告以情况已有转变。

途中，掷弹声又起。

归接毅、璁十四日书。

发袁硕信，又留一函与陈志春。

四时至盐管处找恺帆，还帽，不遇。

归后，车夫来，讲好一千一百元，四部，饭后来，夜行。

小云午眠，甚快，因可夜走了。

许老板来，以无线电与之。与一函与刘子翼，托其发出。

至一氓处，同时找到恺帆，辞行，即在彼处晚饭。

无新情况。

买鞋，遍街不着，盖都收藏起矣。

买烛，亦无所得也。

归后许久，车始来。约八时行。数里出圩，较凉适，然无风。云漫天，恐雨，但车夫云不碍事。

行二十里尖，即见河，沿堆行，经八大家哨线，又三里下堆，四里，到五条路，斜路即到小王庄。

值洛夫明日行动，今日返家。与之谈情况，商存件分散计划。

路上忆起厚祥忘一干粮袋，急函老左，交车夫带去，并托

买烛一筒，明日带我。

已四时，即在厨间睡。

车至闸口，遇老左，甚慌急，嘱带其夫人，无车。先带一被一包来，候此车回，为之接其夫人。

临行留证件与老刘，保存房舍家具。

临行，结白发老奶奶账，去之。

临行，问一氓情况，无有。

三车行李，一车乘小云。

尖，食粥、馒头，五六碗。

九月十三日 星期五 晴

眠一小时许即起，不及五时也。

与洛夫同志到圩外看大先生屋子，拟给我住尚可。后彼即返团，下午向益林北移动。彼返，诸儿可得吾况，不致焦急矣。

归后诊视小云，流火已看愈，续为进药。有微咳，痰呼呼。

六时后，炮声大起，声较近，然当在来安北也。时不断，想见战斗之激。旋飞机声大起，掷弹数十枚不止。重机枪和之。其声约在淮阴或其附近。炮声、弹声，延至下午二时后停。三时，飞机扫射声愈近，双机即在堆上。事后知在八大家，离此不及十里也。

王步周同志归，约为留四佚，当作一函通知乡长，因彼处又要佚，不能应付也。

老百姓纷传陈圩人移，恐形势变——因此间无情况——急函冯、吴一试。嘱人送去，时二时许。五时归，得二复函，知彼等未移，战况尚佳。

三时许，车夫送刘汉昭同志来。干粮袋带来，洋烛买来。

得左一函，将老大房子让给她住了。随一人，又回淮阴去。知淮阴今日未炸，当仍在西坝、王营间也。

至五条路小店问情况，亦云淮阴未炸。

晚，小云四时即眠，乃就客堂为之搭床悬帐。以昨彻夜未眠，旋亦寝。

老百姓为存件有恐惧意，急思疏散。

九月十四日 星期六 晴

晨间炮声较远，惟飞机仍在附近连续掷弹。以意测之，当仍在王营、西坝间也。

与家人至圩外看刘汉昭同志。返时，飞机沿堤北飞，急藏民家。机枪声不断起，不知沿堆沿河又在扫射什么也。

归后与王步周同志商存件分散疏散及增加伙子事。

小云流火已好，热亦退清，惟咳呛甚，恐又是气管炎矣。午饭后，碾大健凰食之。

炮声隐约，惟甚稀疏。

午后一时半，往陈圩子。经桂庄、范庄，四里而达。途中一农民见告，昨午飞机扫射，在八大家堆上，时一群牲口贩正赶驴马过，乃不断扫射之也。

先看冯定同志。告我《新华报》有一社评，警惕因胜而骄。又谈一切为着前线，嘱函黄源同志率队交后勤部指挥，分配至前线工作，当与之谈前想计划。又告昨敌受创，损五百余人。全国八战场，胜利者六，相持者一，现只看淮北战场矣——此关整个华中之命运也。惟我殊有把握云。

旋看仲超同志。云昨我阻击成绩甚佳，否则撤退泗阳一带必受大损，因彼来攻时，我正在撤退也。云杨帆同志将迁桂

庄。刘瑞龙同志后勤部已移淮阴。又谈及瓷器、古董撤退计划。一切决定于周内。我疏散后可暂住此间云。

归遇左爱平夫人随从，云刘同志拟返阜宁，将情况告之，待彼决定。付彼洋烛费千二百元。

归知有佚无车。

晚王学山同志出差回，与谈情况。

天暗黑。与二先生同访联救会主任于堆上，不在，约明早过我处。此堆宽广，窖甚多，因思埋入，与二先生商，同意。拟仅将特要者运走，余不动矣。

五条路灯火辉煌，行人甚多，盖恐飞机，大都夜行也。

归后，小云已寝，微有热。

以倦遂寝。

晨，老奶奶以病去，洛夫夫人帮助炊事。

晨，理清身带各箱子。

九月十五日 星期日 晴、夜雨

天明即起。厚祥上集——钦工。

炮声又隆隆起，声较昨近，机枪声较少。

伤病员过者甚多，住后庄。晚间复移。

就茶叶盖作废十五日以后日记。

云儿咳，晨间较好，但至午饭后又转剧，可能是食甜及咸之故，再以大健凰服之。

乡间无西医而热复起，殊急也。

催二先生佚子事，决明日移走一部分。

午饭后，在门前见逸群过，唤之，盖往军区者，伴之至歧

路指明归。他们现住李家码头。据云情况尚佳。

函黄源，详述文协赴前线计划，刚毕，逸群反告：我一点为敌突破，已过河，淮阴是否能保在今夜。嘱速准备。军区将移。于是：烧黄信，检轻装。

而云儿热度增高，愈增焦虑，为之进药。

逸群所谈不甚详尽，因着马来——途遇飞机——急草函询吴秘书长，嘱送去候复。

五时，二先生返，将情况告之。商定：左先走。今晚进行埋伏。余急函联救会长帮忙，找佚子。

信回：敌一部在陈集渡河，我正阻击，结果尚不知，宜作准备，“明日东移为妙”云云。

三时以后，炮声、重机枪声大起，历久始止，约当黄昏。我意敌渡河者已被消灭，否则枪声将不能止也。

据二先生云：范庄华中银行已移。张司令东西已送赵庄云。

为步周同志及马作通行证。

云儿四时半复进药。仍热。

晚饭后，微雨。二先生为接好头，当找到车子五部，先将箱子 1、3、5、6、7、8、9、16 送去埋伏。

陈圩子汽车声不断。

晚饭后，炮与机枪声又数度激烈、平复，当是敌来冲，被阻又休止也。——陆续至夜二时始归平静。

闻今日下午敌飞机四十四架在战场，二架在清江。

村里找担架队，亦忙碌终宵。

八时半为云儿进药，十二时复进药。十一时后，咳稍止，热大退，心稍安（学山云钦工有西医，心为之更定）。

至十二时许，稍休。

一时，有数骑兵过此，九纵队者。与之谈前线情形，激烈

战斗状况。昨日彼即来后方。他听说今日与敌在码头对峙。广西五团已为我消灭一团之谱。

雨时止时落，于断续炮声中入睡。

九月十六日 星期一 雨

东南风，全日大雨。

飞机仍出动轰炸。炮声断续，至夜更甚。（明日知敌一团渡河，为我全数俘虏。）

晨，以不得行，检理一切。

冷，开箱取夹衣。

小云咳不停声，急。请二先生至钦工请西医刘先生。函刘先生，并函区公所请动员帮助。

以救济皮鞋八双分五家。

情况不知，军区移否亦不知。听炮声方向，知仍在码头一带而已。

伤兵过此，虽大雨倾盆，仍陆续不绝。

三时顷，朱医生来。诊断结果，知非气管炎，而已发展至肺炎，惟尚未到危险阶段而已。

得知淮阴昨轰炸，燃烧弹——南门、银行及其外一处。城内外皆扫射。茭陵亦遭扫射。

陈集渡河部队已阻回。

敌二连过来，我一连与拼刺刀，三连同尽，一比二。

五时，医去，二先生同去取药。

小云咳不止，万分焦虑。

七时，药取回。自配咳嗽糖浆、樟脑粉油、奎宁丸。着明日上午七时前吃完，再看情形。

以至我只能以藤床卧其边。

五路头——两伤兵 天黑雨淋 伏不肯送 不知如何解决。

八时服药（此前服大健凰）。

夜二时，作第二次服。

半眠状态中度过一宵。

热终宵不见退，咳变为微喘，终夜不能安。焦虑之至，盖恐严重化成为肺炎之危险阶段也。

九月十七日 星期二 晨

六时许起，雨已止，惟道路淋漓。

往钦工觅医打针。一路淋漓，经夏庄，五里而达。将病情告知朱医，彼不可却，同涉水回，抵家已九时许。

而云儿吾行后即退清热度，嬉戏矣。但察情形，非正常也。仍有热。

医为诊断，有热，惟较低。咳情形亦较佳。打 TRANS-POIN 2cc 之一半。又以红丝牌奎宁和 Campnotin 2cc 食之。又留蓖麻油一勺。约晚间再去打 1cc。诊金不肯受。

彼是联中学生，万金培表兄弟。人极诚恳。彼云知予，故特别帮忙，可感也。

在彼处所得情况，敌一团昨为我歼灭，南路几袭至淮阴南门，又被打退回十余里。

闻我军将坚决消灭之。刘将军扰其后，陈军长正面，苏中侧面。刘医士今日自动至前线帮忙云。

归家，飞机又在附近掷弹。

马厂一带，伤兵络绎于途，飞机时扰。

闻司令部尚未移去，仍在陈圩。

午饭后，小云热复起，呼吸相当急促，喘较昨转好，有痰呼。不知热何以仍不退也——不过较昨夜情形已好。

二时后，敌又大进攻。飞机掷弹，大炮声历至三时——写[日]记时——仍未止。

与二先生商三事：1. 左夫人及吾二原稿车明日走。2. 其余尽明午前分散埋伏。3. 检查埋伏各件是否已埋伏。

与厚祥检查大先生家存件。

四时半，见云儿诊象尚佳，乃约赵华同去钦工医院，问是否延至明日再针事。当得朱医同意。遇军特二团至淮城调经其间，不便问其何往也。归，天已墨黑，误路人后庄，多行二里许。

归后云儿仍迷睡，热已减低，不知是好是坏也。

晚饭，二先生突来告，说在五条路闻佚子言，淮阴已失。急找赵华至陈圩问讯。又自到桂庄九纵队问，系讹传。心为之稍定，不然，拟车云儿去补一针即行也。

二先生建议，送一部分箱子到大孙庄——离此二十余里——议定，明日去两车。左夫人决遣其先去。

老赵回，司令部已于今日下午移走。

云儿自上午睡后，一直迷睡 热度逐低 为之心定 遂早眠。时有数炮声，天黑如墨。

淮阴（下午）有逃难人至，云被弹烧十余处。有全家死者——一家十一口，死十人，一藏床下幸免。及我去访，其妇已离去，殊怅。俟云儿愈，颇思多集此种材料，写一控诉书。

九月十八日 星期三 晴

约三时许，老赵来，云即行，学山推去。乃就烛下作一书与张早同志，交其带去，并嘱彼等今日即宿仓庄。

至稻场，夜甚凉，亮月在天。而炮声起，惟机枪更剧。适涟东担架队一部分——全二万人——至，云遇军队，仍在码头作战，今晚是我主攻云云。

机枪声激烈，至无以复加。

涟东佚子组织性、警觉性不够，散处场上，担架乱搁，经许久麻烦，为之解释，始稍稍散去。

二先生起，与之同至五条路，值一空洋车，询之，系昨傍晚离清江，城内安谧云云，更证是谣传也。

机枪声至七时许始止。

二车夫来，以第二箱——原稿，十一箱——书籍、文件，十五箱——大砚及两小扁箱送大孙庄。作通行证。各付二百元。拟明日开始送堆上书画。

旋炮声、弹声起，飞机又肆虐，盖又临白日飞机世界矣。至八点多仍未见止，即作此记时也。

因箱清出，将床靠墙，复加整理，较宽适清洁。

二先生赴钦工集，作书朱医，盼其下午来为云儿诊治。

补昨、今日记数纸。以大健凰食云儿。

飞机在淮阴一带掷弹不已，烟累累起，迄午后二时而不稍休。估计掷弹数不下数百枚，其大者为过去所未闻者。

阅《苏联文艺》《十月之夜》（载第二十期）

二先生回。朱医约我去取药。

情报：昨击落敌机二架。

二时后，前方似休战，飞机则至后方肆虐，到处放机枪掷弹。至四时犹未中止。农民畏机，至不敢下田。可憎也。

以蓖麻油食云儿。

四时至钦工访医。至东庄，遇敌机二架自北南飞，避之。出庄，再遇自东而西者二架，又避之。行半里，回视西南，战

场火光甚大。至大东家，正出庄，一飞机自南而北压头而过。急藏一树下避之。正起，第二机又至，而第一机已原圈侧飞，知将投弹，而第二机又续打圈。知自投入火网，急低趋至一老百姓家，而扫射声起。已，又闻机飞，又掷弹、掷弹、掷弹。老妇与数女均颤栗无人色。

机声止，乃出庄至钦工。到达，回见西南三坝一带火光大起。至医院，已寂焉无人，乃留条访。

一投机商售烟火，拟购，询之，火柴盒五十元，“三猫”牌一千八百元条。乘机敲诈，可恶殊甚。

归家，天已暗。机已无踪影，而战场亦复寂然，和平静穆，农村不似日间之紧张恐怖矣。——几令人忘却仍在战时中。

云儿当吾不在，咳约半时，希原为进克利希弗而止。惟此与大健凰性有矛盾，同时食，殊不相宜也。

至五条路问情况，谓各路兵已渐集中，反攻将开始。今日仅飞机炸，小战。飞机因昨为我击落二架，已不敢低飞云云。——彼辈本可乘此赚钱，恐客多受机炸，不肯贩卖，其恐怖之情有如此。国民党之足憎恨，盖真有难言者。

涟水佚子过此者又一批，宿。

晚饭后，八时，炮声、机声数响而止。

五分区文工团闻有人在钦工，拟将诸儿夹衣及草函带去，以致近况。

十二时起，值二先生回，与洽运件事，云已准备。继续就寝。

小云状态较安适。